



[英]狄更斯 (Dickens, C.) 著 师红 译

大卫·科波菲尔

DAWEI KEBOFEIER ④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英]狄更斯 (Dickens, C.) 著 师红 译

大卫·科波菲尔

D

BOFEIER ④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英)狄更斯(Dickens,C.)著;师红译.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469—2407—6

I. ①大… II. ①狄…②师…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942 号

大卫·科波菲尔

-
- | | |
|------|---|
| 著 者 | (英)狄更斯(Dickens,C.) |
| 译 者 | 师 红 |
| 责任编辑 | 黎京航 |
| 出 版 |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7号 830011) |
| 发 行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00mm×1000mm 1/16 |
| 印 张 | 48 |
| 字 数 | 724 千字 |
| 版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3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69—2407—6 |
| 定 价 | 95.80 元(全四册) |
-

第四十六章 消 息

一天夜里，我正思考着我当时正在写的一本书——因为伴随着我稳步地努力，我的成功也稳步增加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忙着写我的第一部小说了——当我独自散步回来时，我走过了斯梯福兹夫人的房子。假如我相信我对于日期的记忆不完全，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一年左右了。我居住的地方就在附近，虽然我以前也经常经过那儿，但那除非是我实在找不出别的路了。但是，如果不绕上一大圈，也不容易找到另一条路，因此从总体来看，我经过那条路的次数还是很多的。

我加快步伐经过那儿时，除了朝那房子看一眼，从没有做过其他的举动。那房子总是一律的沉闷和阴沉沉的。最好的房间都没有临街，那些窄小的、有很粗框条的老式窗户看起来总是让人那样的不愉快，看起来总是很凄凉地紧紧关着，百叶窗则始终是放下来的。有一条隐蔽的走廊，它穿过一个铺石头的小院子，通向一个从来也不曾用过的入口，那还有一个楼梯圆窗，与其他的不同，它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百叶窗掩住的窗子，也透着一种没有人居住的荒凉景象。我不记得曾看见哪儿有过亮光。假如我是一个偶尔经过这里的过路人，我或许会猜想有某一个无儿女的孤独老人死在了里面。假如我很幸运地对那个地方完全不知道，又经常看到它没有变化的样子，我敢说，我一定会用很多有独创性的猜测来满足我的想象力的。

事实上，我尽力少去想它。但是，我的思想却不能像我的身体那样，从它身旁走过，而对它置之不理。它经常唤醒我一连串的深思。在一个特别的夜里，它又在我面前出现的时候，它让我想起童年的种种光景和后来的种种梦想；让我看到未成形的希望，像懂懂的鬼魂；朦胧查觉，微茫意识的失望，像残破的影子，让我想到盘踞在心头的创作方法——经验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住宅就比普通房子更能激发我的想象了。当我经过它时，正沉浸在沉思中，我身边的一个声音令我吃了一惊。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没用多长时间就记起，她是斯梯福兹夫人客厅



里的小女仆。以前，她的帽子上有蓝色的缎带，但现在她把它们都拆掉了，仅仅扎了一两个让人看了会闷闷不乐的深棕色结子。我猜想，这或许是为了让她自己适应那家的变化吧。

“如果你方便的话，先生，你愿不愿意进去和达特尔小姐说几句话？”

“达特尔小姐让你来找我？”我问。

“不是今天晚上，先生，不过这都是一样的。达特尔小姐前一两个晚上，看到你经过这里，就让我坐在楼梯上等你，看到你走过来，就请你进去跟她谈谈。”

我返回去了，当我们一起走时，我询问我的领路人，斯梯福兹夫人现在怎么样。她说她的主人不是很好，总是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待着。

我们到了那个房子时，她指引我看正在花园里的达特尔小姐，并让我自己去找她，让她知道我已经来了。她坐在大露台的一个端角那儿的座位上，远眺全城。那是个阴沉沉的夜晚，空中呈现出苍白色的光。我看了看沉闷的远景，阴沉的光下，我看到一些十分庞大的物体凸起。我把那虚构成是纪念这个凶狠女人的不确定的配景。

当我向前走近时，她看见了我，便站了片刻算是迎接我。我感到，比起上一次我见到她的样子，那时的她更加没有色彩，也更瘦了，闪亮的眼睛依旧越来越明亮，那道伤疤也更清晰可见了。

我们见了面，并无亲热的样子。上一回，我们的分别是带着愤怒的。她的表情总是充满了轻视，丝毫都不掩饰。

“我被告知，你想与我谈话，达特尔小姐，”我站得离她比较近，我的手扶在椅背上说道，并拒绝了她邀请我坐下来的手势。

“如果你愿意的话，”她说，“请告诉我，那个女孩是不是已经找到了？”

“还没有。”

“她是不是又跑掉了。”

我看到，当她看我时，她的两片薄嘴唇在动，好像急切地想把责备投向爱米丽似的。

“跑掉了？”我重复说。

“不错！从他那儿，”她大笑着说，“如果她现在还没有被找到，或许就永远也找不到了。或许她已死了。”

当她的眼神与我匆匆看她的眼神相遇时，她那得意、残酷的样子，是我曾经见过的任何一张脸上都没有过的表情。

“希望她已经死了，”我说，“是你对她抱有的最仁慈期望了。时间已经让你的心肠变软了很多，达特尔小姐，我真为此而感到高兴。”



她克制住了，没有做出回击。只是转向了我，给了我一个轻蔑地笑，说道：

“那个极好的——受到了伤害的年轻小姐的所有朋友，也全都是你的朋友。而你则是他们的斗士，保护着他们的权利。你想知道她现在的情况吗？”

“是的。”我说。

她很不好看地笑着站起身来，并且朝着近处——把草坪和菜畦分开的树篱那——走近了几步，大声说，“到这儿来！”就像她正在呼唤一头不洁的畜生。

“当然，你会控制住不在这里露出你的斗士身份，或是在这个地方进行报复吧，科波菲尔先生？”她以同样的表情回头朝我看，并且说道。

我低下了头。不清楚她的意思是什么。随后，她又说道：“到这儿来！”然后，体面的李提默先生就跟着过来了。李提默先生带着不减昔日的体面神气向我鞠了一躬，然后站到了达特尔小姐后面。达特尔小姐倚在我们俩之间的椅子上注视着我。她那恶毒和得意的样子真的很像传说中的某位凶残的公主。可是说来也很奇怪，在那神情中，竟然也有一种女性迷人的地方。

“现在，”她没有看他，却抚摸着自已那发颤的旧伤痕（这或许是因为得意，而并不是因为痛苦），妄自尊大地说，“告诉科波菲尔先生关于她跑走的事。”

“詹姆斯先生和我自己，小姐——”

“你不要朝着我说！”她皱了一下眉头，打断他说。

“詹姆斯先生和我自己，先生——”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请你不要对着我说。”我说。

李提默先生一点也没有慌乱，轻轻地鞠了一躬，表示任何事凡能令我们感到愉快的，同时也令他感到愉快，然后又开始说：

“从她在詹姆斯先生的保护下离开雅茅斯以后，詹姆斯先生和我就与那个小女人住在了国外。我们去过许多国家。包括法国、瑞士、意大利，事实上，几乎到了所有的地方。”

他打量了一下那个椅背，就像他是朝着它说似的。而后，他又轻轻地用手在它上面弹，就像是他正在弹一架无声钢琴似的。

“詹姆斯先生对那个小女人的确十分的不寻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处在自从我为他服务以来，所见到过的最稳定的状态里。那个小女人也真是可造之才，很快学会了各地的方言，没有人能看得出她原来是一个乡下人。我注意到，无论我们去哪儿，她都是那样的被人称赞。”

达特尔小姐把她的一只手放在了腰上。我看到他偷偷地瞟了她一眼以后，

悄悄地笑了。

“真的，那个小女人非常地受人称赞。要么是因为她的穿着，要么是因为空气和太阳，要么是因为她那么的被人重视，或是因为这个，或是因为那个，她真的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他短短地停了一下。她眼睛烦乱不安地看着远方的景物，咬住了她下面的嘴唇以防止嘴的颤动。

他把他的手从椅子上移开，用其中的一只手握住另一只，并且仅用一条腿保持着他的身体重心，李提默先生那体面的头稍微向前伸了一点，偏向一边，眼睛仍然向下看着，接着说：

“那个小女人继续着她的风格，并且过了有一段时间，偶尔她的情绪有些低落。然后，我想就是因为她低落的情绪和那一类的脾气让詹姆斯先生感到厌倦了，事情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了，詹姆斯先生又一次的不安宁了。他越是不安宁，她越是糟糕；我必须说，对我个人而言，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我度过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间。不过，情况勉强维持了很久。”

达特尔小姐的眼睛从远处收了回来，再一次地用刚才那样的表情注视着我。李提默用手捂着嘴体面地短咳了两声，清了清喉咙，换了另一条腿支撑重心，然后又接着说：

“最后，总的来说，争吵和责骂变得非常多的时候，有一天，詹姆斯先生一早从那不勒斯的临近地区出发了（我们曾经在那儿有一个别墅，因为那小女人非常喜欢海），装作过一两天就会回来的样子，并让我负责告诉她真实情况。为了所有相关人的幸福，他是——”说到这里，他又因咳了一声而打断了，“真的走了。但是，我必须说，詹姆斯先生的举止真的是非常令人尊敬。因为是他提议的，那个小女人应该嫁给一个有名望的人，并且这个人会不在意她的过去，并且至少，这个人不比那个小女人在正常情况下期望嫁的任何人差，因为她的亲属都很一般呀。”

他再一次地换了一下腿，湿了湿了他的嘴唇。我确信这个恶棍说的正是他自己，我从达特尔小姐的脸上证实了这种想法。

“这一点也让我负责传达。我愿意做任何事，只要能为詹姆斯先生减少困难，使他和他的亲爱的母亲恢复融洽，要知道他的母亲已经因为他受了那么多罪，因此，我担负起那个委托。我把他离开的真相打破了以后，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那个小女人清醒以后变得那样的狂暴。她就像彻底疯了似的，不得不使出很大的力气才能按住她，否则她不是用刀自杀，就是跳海，或者把她的头撞到大理石地板上。”

倚在椅子上的达特尔小姐，脸上呈现出一丝的狂喜，看起来几乎要对这



家伙刚才说出的话表示喜爱了。

“但是，当我说到我曾经受到委托的第二个部分时，”李提默先生不安地搓了搓手说，“那小女人不仅不像任何人猜想的那样对这个安排非常感激，而是显出了她的本色。我从来没有见过更加令人无法容忍的人了。她的行为惊人的坏。她并不比一个树干或是一块石头有更多的感谢、更多的感情、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理智。如果我不是很小心，我确信她会把我杀掉。”

“就因为这个，我对她的看法更好了。”我愤怒地说。

李提默先生低下了头，就像在说，“真的吗，先生？不过你还是有些年轻！”之后又接着叙述。

“总之，在一段日子以内，有必要把她身边每一件能够伤害她自己或是其他任何人的东西都拿走，然后把她紧紧地关起来。尽管这样，她还是在那天晚上逃走了。她推开了一扇由我亲自钉牢的窗子的窗格，顺着墙上的藤萝溜到地上。从那之后，据我所知，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或是听说过她了。”

“她死了吧，”达特尔小姐微笑着说，就像她在用脚踢那个受到伤害的女儿的尸体似的。

“她或许是投海了，小姐，”李提默先生就像抓住了一个他能对什么人说话的机会似的，回答说，“那是非常有可能的。或者，她会得到船夫们，或是他们的妻子，或是孩子的帮助。因为她在下层待惯了，她总是很喜欢去海边和他们交谈，还经常坐在他们的船边。詹姆斯先生不在家的时候，我知道她经常那样做，并且是整天整天的。一次，詹姆斯先生发现她曾经告诉那些孩子，说她本来也是个船夫的女儿，很长时间以前，她在她自己的国家里时，像她们一样在海滩上玩。这使詹姆斯先生非常地不高兴。”

哦，爱米丽！不幸的美人！在我眼前是怎样的一幅画！她坐在远方的一个海滩上，在与她童年时很相像的小孩们中间，一边想着如果她成为穷人的妻子后会听到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叫她妈妈，一边听着那永远的“不再归来”的大海的声音。

“当一切都非常清楚，再没有任何事情能做的时候，达特尔小姐——”

“我不是对你说过别对着我说话吗？”她带着轻蔑，严厉地说。

“你对我说过了，小姐，”他回答，“我请求你的宽恕。但是，服从对我来说是本分。”

“尽到你的本分，”她回复说，“讲完你的故事，然后滚！”

“当一切都已清楚了，”他看起来很体面地说，并鞠了一躬表示服从，“她是没法找到了，我就去了我和詹姆斯先生约好通信的地方见了她，把发生的一切都向他汇报了。结果我们吵起来了。我感到，由于我的人格，我要离开



他。我能够忍受，也已经忍受了詹姆斯先生的许多气，但是他对我的侮辱实在是太过分了。他让我很痛心。因为已知道他们母子俩不幸的分歧，也知道她大概会有多少焦虑，我就带着冒昧回到了英国，汇报——”

“为了我付给他的钱。”达特尔小姐向我说。

“正是如此，小姐——汇报了我所知道的。别的我想不起来了，”李提默先生深思了一会儿，说，“还有别的一些事情。现在我失业了，如果有一件非常体面的事做的话，我会非常高兴。”

达特尔小姐朝我这儿看了一眼，似乎是想问，我还有没有想问的问题。

因为我的脑子里突然呈现出一件事，于是我问道：

“我希望知道这个——家伙，”我不能再让我自己说出更温和一点的词了，“他们是不是截了她家里写给她的信，或者，他是不是能推想到，她收到了那封信？”

他保持着镇静和沉默，他的眼睛盯在地面上，他右手的每一个指尖被他左手每一个指尖巧妙地抵住了。

达特尔小姐把头轻蔑地转向他。

“请原谅，小姐，”他从深思中清醒过来说，“但是，虽然应对你顺从，虽然是一个仆人，但我也有我的身份。科波菲尔先生和你，小姐，是不同的人。如果科波菲尔先生希望从我这儿知道任何事，我想冒昧地提醒一下科波菲尔先生，他可以向我提出问题。我有一个需要维护的人格。”

我在心里进行了一番斗争之后，把我的眼睛转向他，并说：“你已听到了我的问题了，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认为那是向你提出的。你的回答是什么呢？”

“先生，”他时而把他的指尖巧妙的分开又合在一起，回答说，“我的回答必须是有限度的，因为，泄露詹姆斯先生的秘密给他的母亲和给你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举动。我认为，詹姆斯先生一般不会喜欢收到，增加他的情绪低落和不高兴的信。但是只能到此为止了，先生，我不愿意再说下去了。”

“那是全部吗？”达特尔小姐问我。

我指出，我没有其他的要说了。“除了一点，”我看到他要走时，又补充说，“我了解这个家伙在这个恶作剧中的角色，并且，因为我要把这一切告诉她童年开始，就一直做她父亲的那位最诚实的人，我愿意提醒他，不要在公共场所露面太多。”

当我开始说时，他就停了下来，和平常一样静静地听。

“谢谢你，先生。但是，如果我这样说，请你原谅我，先生，在这个国家既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的总监，是不允许人们自己去执行法律的。如果他

们这样做，我相信，他们冒的险将比其他的人大。因而说，我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我都不会有一点的害怕，先生。”

说完，他很恭敬地向我鞠了一躬，又向达特尔小姐鞠了一躬，随后，他就从他刚才来时经过的树篱拱门离开了。达特尔小姐和我沉默地打量了对方一番。她的样子和她刚才召唤那人来时完全一样。

“除此之外，他还说，”她慢慢地把嘴唇一撇说，“就像他听说的，他的主人正浪迹在西班牙的沿海一带。当这一切都结束以后，他会找另外的地方，使他的航海爱好得到满足。但是，你对这个是没有兴趣的。在这样两个骄傲的人之间，母亲和儿子之间，有一个比以往更宽的鸿沟，几乎没有对它进行弥补的希望，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内心都是相同的，时间仅仅让他们变得更顽固，更专横。这些也不能引起你的兴趣；但是，这却引出了我想说的事情。那个被你们看做是天使的魔鬼，我指的是那个他在海边的烂泥里捡起的下层女孩，”她那双黑眼睛向我睁着，她那慷慨激昂的手指向我竖起，“或许她还活着——因为，我相信，低贱的东西很难死掉。假如她还活着的话，你一定要尽一切可能找到那个宝贝，并且看好了。我们也期望是那个样子，免得她再有什么机会引诱他。从这点来讲，我们的利害关系是相同的——因此派人请你来，让你听到你已经听到的那番话。其实对于那样一个贱货，我想叫她知道疼，什么办法都使得出来。”

从她表情的变化上，我看出来，有人已走到了我的身后。那个人是斯梯福兹夫人。她向我伸出了手，我觉得这比往昔冷淡了许多，可她的威严却比过去增加了。但是我仍然能感觉到——并且我为它而感动——她依旧记起我曾对他儿子爱慕过。她改变了很多，那窈窕的身材已经很不如从前那样挺直了，她那美丽的脸也已有了很深的皱纹，她的头发也几乎全白了。但是当她在椅子上后，依旧是一个很有风度的夫人。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还在上学时，在我梦里，她那高傲的明亮的目光曾经被我看成是引路的明灯。

“是不是已经把每一件事都告诉了科波菲尔先生，萝莎？”

“是。”

“他是亲自听李提默说的吗？”

“是，而且我已告诉了他，你为什么想让他知道。”

“你真是一个好姑娘，”然后她又对我说，“我已经和你过去的的朋友通了几封信，先生，但是我没有能让他回心转意，对我尽孝道或天职。然而，在这方面，除了萝莎已经提到的那些，我也没有其他的目的了。要是有什么办法能叫你带到这儿来的那个体面人心里坦然——我对他很抱歉，但是我不能说更多了——也能让我的儿子不会再一次地陷进一个有阴谋的仇人设计的圈套中，

那就很令人满意了。”

她的身子挺直了，坐在那儿，直视着远方。

“夫人，”我充满敬意地说，“我明白了。我向你担保，我不会对你的动机错误理解的。但即使对你，我也必须说明，因为我从童年时期就了解那个受过伤害的家庭。假如你觉得那个受了如此不公正对待的女孩，若非受了泯性昧心的欺骗，如今还肯从你儿子的手中接过一杯水，那你就犯了一个很可怕的错误。她宁可死上一百回也不会那样做的。”

“好了，萝莎，好了！”萝莎正准备说些其他的话，却被斯梯福兹夫人阻止了“不要紧的。让它就这样吧。我听说，先生，你已经结婚了？”

我答道，我已结婚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情况还不错吧？我过着宁静的生活，几乎什么都听不到。但我听说，你已经开始出名了。”

“我一直非常幸运，”我说，“发现自己受到了一些称赞。”

“你没有母亲？”——她用一种很柔和的声音问。

“是的。”

“那真是遗憾，”她回复道，“她会为你感到骄傲的。晚安！”

她伸出了她那带着高傲的执拗的手，我接着了。在我的手中，它是那样的镇静，就像她那平静的内心一样。她的骄傲仿佛能够使她手上的脉搏停止跳动，那看起来，就像是她脸上有一层平静的面纱。她坐在那儿，通过那面纱，直视着远方。

当我沿着那露台离开她们时，我禁不住留心她们俩是如何镇定地坐在那儿，注视着前方的景色，她们周围的景色又是如何变浓，如何汇合在一起的。在远方的都市里，一些点着的灯星星点点地闪烁着；在东面的天空上，仍然盘旋着苍白色的光，但是，从城市和她们之间那辽阔的大片山谷里，升起了一片像海一样的雾气。这雾气与黑暗混在一起，就如海水似的想吞没她们。我有理由记得这一切，在想到它时就会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因为当我又看到她们两人的时候，一片狂怒的雾海已经涌向了她们的脚下。

仔细地想想她们刚才对我说的那些话，我认为我应该把它们传达给皮果提先生。在第二天晚上，我就探访了他。他常常带着找到他外甥女并使她回到身边的这唯一的目的，四处奔走，但是在伦敦比在别的地方待的时间长。在那段时间里，我十分频繁地看到他在深夜里沿着街走，想在那不合时宜的时间里，在仍然在屋外闲逛的很少的人中，找到他害怕找到而又十分想找到的人。

他寄宿在汉格福德市场的一个小杂货店的楼上，我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这

个地方。他就是最先从这里开始他那充满仁慈之心的事业的。我直接向那儿走去。并且我已从店里人的口中听说，他还没有出去，我能在他楼上的屋子里找到他。

他正坐在窗前阅读，那个窗台上还放着他种的一些花草。那个屋子干净整齐。我马上就看出来，那房间总是为迎接她的到来而做好了准备。他每次出门时，总带着有可能把她带回来的想法。他没有听见我的敲门声；直到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才抬起眼睛。

“卫少爷！谢谢，少爷！谢谢你的好心，对于你的来访，真是谢谢你！快请坐下。你是非常受欢迎的，少爷。”

“皮果提先生，”我接过他递给我的椅子说，“不要有太大的期望！我已听到了一些消息。”

“有关爱米丽的！”

他很紧张地把手放到他的嘴上。他用他的眼睛凝视着我的眼睛时，脸色都变得苍白了。

“这消息并没给出她在哪儿的线索，但是她已经不跟他在一块了。”

他坐下了，很专注地看着我，非常镇定地听我说，不发一语。当他逐渐把目光从我这儿移开，用他的手支撑着前额，朝下看时，他那庄重的脸上显出的忍耐令我很感动，那使他的脸看起来很高贵，甚至有一种美感。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没有打断过一次，并且始终没有动。他看起来就像是通过了我的叙述，追寻着她的身影，而让其他的一切身影都从他身边走开，就像它们完全没有存在过似的。

当我说完以后，他仍然捂着脸，继续保持沉默。我往窗户外边看了一会，摆弄那些花草。“你是怎样看待这件事情的，卫少爷？”他最后终于问道。

“我想她还活着。”我回答说。

“我真的不清楚。或许第一件事情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她的心又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她过去总是谈那蓝色的海水。她想到它已有很多年了，难道它将成为她的坟墓？”

他一边冥想着，一边惊惶地低声说道，然后他就在那个小屋子里来回地走。

“但是，”他接着说，“卫少爷，我过去一直感觉到她一定还活着——不管是睡着，还是醒着我都确信我一定能找到她的——我一直被这个念头引导着，被它支持着——我相信我一定不会受骗的！不！爱米丽是活着的！”

他把手坚定地放在桌子上，黝黑的脸上呈现出坚决的表情。

“我的外甥女，爱米丽，仍然活着，少爷！”他毫不含糊地说，“我不知道



这消息是从哪儿听说到的，又是如何听说到的，但是我听说她仍然活着！”

当他说这些话时，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得到了圣灵感应的人。我等他一会儿，直到他能专心听我说为止，才把我昨天晚上我想到的、认为可取的办法继续向他解释。

“现在，我亲爱的朋友——”我开始说。

“谢谢，谢谢，仁慈的少爷。”他用他的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假如她到伦敦来——很可能，因为有什么地方能像这样的大城市一样，藏身是如此地容易呢？如果她不回家，除了把她自己藏起来，她还能希望做些什么呢？——”

“她不愿意回家，”他悲哀地摇着头说，“如果她离开时是心甘情愿的，她可能会回家；但并不是这样的，少爷。”

“如果她来这里，”我说道，“我相信这儿有一个人比世界上的其他人都更容易发现她。你还记得——请你克制一下听我讲——想一想你自己的那个大目标吧！——你记不记得马莎？”

“是我们镇的？”

当我看到他的表情时，就不需要做其他的回答了。

“那你知不知道她现在是在伦敦？”

“我曾经在街上见过她。”他回答说，颤抖了一下。

“但是，你并不知道，”我说，“在她离开家很久以前，爱米丽曾经在汉姆的帮助下，接济过她。并且你也不了解，有一天晚上，当我们相遇后，在路旁的房子里一起谈话时，她在门口听。”

“卫少爷？”他立刻惊讶地回复道，“在雪下的很大的那天晚上？”

“就是那天晚上。但从那之后，我再也没能见到她。和你分开以后，我返回去想和她说话，但是她已经走了。那时，我不愿意在你面前提起她，我现在也不想。但是她就是那个我说的人，我想我们应该找她说说，你懂吗？”

“我非常懂，少爷。”他回答说。我们已把我们的声音放低了，几乎就是耳语了。我们就以那样的音调继续交谈着。

“你说你曾经看到过她。你认为你能找到她吗？我仅仅希望能偶然地遇到她。”

“我想，卫少爷，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她。”

“已经天黑了。既然我们在一块，我们能不能现在就出去，并且试着在今天晚上找到她？”

他赞成了，准备同我一起去。我不动声色地看他正在做些什么，我看到他如何细心地整理好那个小房间，准备好了一支蜡烛和点蜡烛的东西，收



拾好了床，最后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件她的衣服（我记得曾经看到她穿过），和其他的一些衣服一起整齐地折叠好，还拿出来了一顶软帽子，他把它们都放在一把椅子上。他没有说这些衣服，我也没有说。不用怀疑，这些衣服已经等了她们很多很多个晚上了。

“从前，卫少爷，”当我们下楼时，他说，“我几乎把那个女孩，马莎，看成是我的爱米丽脚下的污泥。上帝原谅我，现在则有区别了！”

我们一起向前走着的时候，我问他有关汉姆的事，一部分是为了与他交谈，一部分是为了让我自己感到满足。他的回答几乎和以前一样，汉姆还是和从前一样，“好像一点也不关心他的生命；但是他从来不抱怨，所有的人都喜欢他。”

我向他询问，他认为关于那使他们不幸的原因汉姆是如何想的？他相信那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比如说，如果他和斯梯福兹相遇，他猜想汉姆会做什么？

“我不清楚，少爷，”他回答说，“我时常想这个问题，但是无论怎样，我都不能使自己明白。”

我记得她离开后的那天早上，当我们三个人来到海滩上时，汉姆的样子。“你能回忆起吗，”我说，“他就像疯了似的看远处的海，并说到‘归结’的话。”

“我当然能回忆起来！”他说。

“你猜想一下，他的意思是什么？”

“卫少爷，”他回答说，“我也曾经许多次问我自己这个问题，但从来也没能找出答案。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我觉得似乎问他太多不很合适，即便他的脾气是那样的好。他过去对我说话时态度总是很恭敬，现在也还是如此，但是他的心思难以捉摸。他的心很深呢，少爷，我不能看到底。”

“你是对的，”我说，“有时候，这种情况也让我很担忧。”

“我也是如此，卫少爷，”他接着说，“我向你担保，比起他冒险的举动，这更令我担心，虽说这两种都是属于他的变化。我不了解在什么情况下，他会动用武力，但我期望他们两个别碰上。”

当我们穿过神殿酒吧的时候，已进入了城里。那个时候，他没有再讲话，而是在我身旁一边走，一边专心想着他生活中追求的唯一目标。他安静地专心的样子让他在人群中看起来很孤独。我们已距黑衣教士桥不远了。他把他的头转了过来，指着对面街上一个孤零零走过的女人的身影，我很容易就认出来了——那人正是马沙。

我们穿过了那条街，追向了她们。这时，有种想法突然产生在我的脑中，



假如我在一个比较寂静的地方，避开人群和她谈话，她也许对那个迷途的女孩更容易产生出一种成年女人的兴趣。因此，我建议我的伙伴还是不要先对她说些什么，仅仅是跟着她；同样的，我还有一种想知道她将去哪儿的模糊愿望。

他勉强同意了，我们就在远处跟着她，没有让她离开我们的视线，也没有离她很近，因为她频繁地向四周看。有一回，她停了下来，去听一个乐队的演奏，这个时候，我们也停下来了。

她继续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我们也依旧跟着。很明显，她走路的样子说明她要去一个固定的目的地；另外，她还走在热闹的街道上，我想是因为跟踪一个人的神秘感，使我更加坚定了我最初的想法。最后，她终于转进了一条很沉闷的、黑暗的街道，喧闹声和人群都消失了。随后我说，“现在我们能与她说话了”，于是我们便加快了步伐，想赶上她。

第四十七章 马 莎

我们这会儿来到了西敏寺区，只见她迎头朝着我们走来，所以我们转身跟在她后面，她走到了西敏寺教堂那儿。在那儿，她离开了主街的灯光和喧闹声。她走得那样快，以摆脱桥上来往的两股人流，我们一直追到米尔班克近旁狭窄的临河街道上，都没有赶上她。她仿佛想避开她听到的身后那如此近的脚步声似的，就在那一刻，她穿过了街，然后没有向后看，更快地向前走了。

在一个昏暗的门道里停了几辆准备在这儿过夜的货车，通过那门洞，我瞥见了河，我禁不住停下了步伐。我没有说话，仅仅碰了一下我的同伴。于是我们两个便没有跟着她过街，仅仅在她对面的那条街上跟着她。我们尽可能安静地在房屋的影子下面走，但是又尽可能与她保持很近的距离。

在那条地势很低的街道末端，有一个毁坏了的小木屋，大概是一个荒废了的旧渡口小房子。在我写这本书时，这个小房子还在那里。它的位置正好在那条街的尽头，处在河流与房子之间的那条路的起点处。她一走到那儿，就看了看河水，随后便停下来了，就像她已经到达了她的目的地。随后，她专心地看着河水，慢慢地沿着河走。

在这儿的这一路上，我曾经推测，她是准备去某一幢房子。我有一种朦胧的快乐的希望，希望那所房子在某种程度上能与那个失踪的女孩有些关系。但是，从门洞看了一眼那条河，我就本能地认识到她不会再往前走更远了。

那个时候，那附近的地区都很荒凉，像伦敦周围的其他地方一样，在晚上看起来有些沉闷和压抑，还很凄凉。一条冷清空旷的大路和壁垒森严的监狱为邻，既没有码头，也没有房子。一条流得很慢的运河，把它里面的淤泥堆积到监狱的墙边。乱草在附近的沼泽地里长满了。在一些地方，一部分的房屋支架已开始腐烂，这就是那些曾经很不幸地动了工，却永远也不可能完成的工程的遗迹。在其他一些地方的地上，则堆积着已经生锈了的大汽锅、轮子、曲柄、管子、炉子、桨、锚、潜水钟、风磨帆，和一些我不知道的奇

怪物体，被某位投机商人堆积在泥土中——因为它们本身的重量，它们在潮湿天气下陷进地里了——就像是想把它们自己隐藏起来，可却不能做到似的。

河边上各个工厂的喧闹声和火焰的光芒在夜间升了起来，它们惊扰了一切，除了从它们的烟囱里喷出的浓烟。旧木头堆和弯曲潮湿的，并且有很多缺口的堤岸，沿着雪水和泥浆连通到了已经退下去的潮水旁。木头堆上粘着令人作呕的像绿色头发的毛，还有在去年涨潮时贴上的，悬赏打捞落水者的告示的残留痕迹。听说，大瘟疫时，埋死人的土坑的其中之一就在这附近，好像是从那里向周围扩散了一种有害的影响；要不然，它就随着那污流泛滥了起来，同那噩梦似的环境逐渐地融化成了一个整体。

我们跟着的那个女孩好像她就是河水中将要腐蚀的烂泥的一部分。在这个夜景中，她走到了河边，孤独地、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河水。

这时，有一些小船和驳船搁浅在烂泥里，因此使我们可以几码以内而不被她看见。我做手势让皮果提先生站在原处不动，而我则从那些船的影子中走了出来，跟她说话。当接近她那孤独的身影时，我禁不住有些发抖。因为看到她是那样坚定地走到这阴沉沉的路的末端。当我站在有很多桥洞的铁桥的影子中，看那涨潮的河水里，灯光弯弯曲曲的倒影时，我真感到有些害怕。

我认为她在自言自语，我肯定，尽管她全神贯注地看着河水，并且从肩上取下了披巾，用它来裹起了她的手。在一种很迟疑恍惚地状态下，不像一个已经醒了的人，反而更像一个梦游的人。我认识到，并且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我紧紧抓住她的胳膊以前，她那疯狂的样子，真的令我不敢保证，她将在我的眼前倒下去。

就在那时，我说道：“马莎！”

她受惊吓地尖叫了一声，用那么大的力气向我反抗，我都怀疑我一个人能不能抓住她了。但是一只比我更强壮的手抓住了她。她抬起了她受惊吓的眼睛，看清楚那是谁的手后，便仅仅努力地挣扎了一下，就在我们俩之间倒了下去。我们把她从水边移到了有一些干石子的地方，然后把她放在地上，她此时又哭又呻吟。过了一小会儿，她坐在石头的中间，用两手托着充满烦恼的头。

“哦，这河！”她激动地大叫，“哦，这河！”

“安静，安静！”我说，“让你自己保持镇静！”

但是她依然重复着同样的话，不断地大叫道：“哦，这河！”一遍又一遍。

“我明白，它就像我！”她大叫道，“我明白，我属于它。我明白，它是像我这种人的天生的伙伴！它从乡下来，在那儿，它没有受到伤害；它爬过那